

「俄罗斯」米哈伊尔·叶里扎罗夫 著

刘文飞 刘彤 陈建硕 译

图书管理员

М И Х А И Л Е Р И З А Р О В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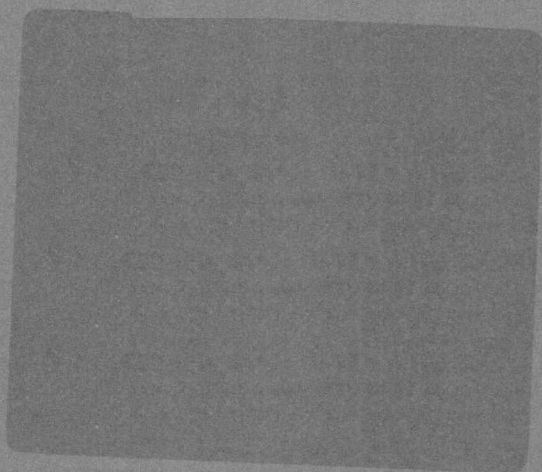
20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09

图书管理员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俄罗斯] 米哈伊尔·叶里扎罗夫 著

刘文飞 刘 彤 陈建硕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Михаил Елизаров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Ад Маргинем Пресс, 2008

©Михаил Елизаро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管理员/(俄罗斯)叶里扎罗夫著;刘文飞,刘彤,陈建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7774-8

I.图…II.①叶…②刘…③刘…④陈…III.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5342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陈莎 责任印制:张文芳

图书管理员

[俄罗斯]叶里扎罗夫 著

刘文飞 刘彤 陈建硕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72千字 开本880×1160毫米1/32 印张11.875 插页2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7774-8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

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09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八届,共有十七个国家的五十一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奖项。

自2008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路英勇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马爱农 欧阳韬

俄罗斯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任

石南征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南征 刘文飞 任光宣 吴泽霖 张建华

总评审委员会

“微山湖奖(2009)”评选活动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陈众议 聂震宁 程大志 路英勇 潘凯雄

秘书长

刘 乔

这是一部描写“大写的书”的书，作者将打斗小说、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等写作元素融为一体，怀着某种关于苏维埃社会及其文化的具有反讽和戏仿性质的怀旧，创作出了一个关于人与书、人类与阅读的大寓言。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Будучи книгой о Книке с большой буквой,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Михаила Елизарова, соединивший в себе элементы детектива и боевика, наполнившийся ностальгией с иронией о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является большой притчей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между человеком и книгам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и чтением.

Жюри Премии

“Лучший зарубежный роман года 21 – ого века”

一位有工作的人应该深刻地意识到，木桶和火车头想要多少就能造出多少，而歌和激动却无法制造。歌比物更珍贵……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第一部 圣 书

戈 罗 莫 夫

作家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戈罗莫夫(1910—1981)在恍惚朦胧之中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的作品毫无痕迹地沉入了废旧书报的忘川,而当那些政治灾难摧毁了苏维埃祖国之后,似乎就更没有人再记起戈罗莫夫来了。

戈罗莫夫的读者寥寥无几。当然,那些专门决定文本政治信念的编辑读过,后来也有一些批评家读过。《无产者矿井》(1951)、《飞翔吧,幸福!》(1954)、《纳尔瓦》(1965)、《劳动道路》(1968)、《银色洪流》(1972)、《寂静的草地》(1977),这样一些书名未必能够让人警觉,也难以令人产生任何兴趣。

戈罗莫夫的生平与社会主义国家并肩发展。他上完七年级后又念了师范专科学校,然后在一个厂报编辑部里做秘书。清洗和镇压没有波及到戈罗莫夫,他平稳度日,直到四一年六月被征召参军。他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上了前线。四三年冬天,戈罗莫夫冻伤了双手。左手有幸保住了,右手却被截除。因此,戈罗莫夫的所有作品都是被迫用左撇子写成的。战后,戈罗莫夫举

家由疏散地塔什干迁往顿巴斯,在市报编辑部一直干到退休为止。

戈罗莫夫很晚才开始写作,当时已近不惑之年。他经常诉诸的题材是国家的建设,讴歌外省城镇和乡村的日常生活,书写厂矿企业、无边无际的处女地和丰收大会战。戈罗莫夫笔下的主人公们基本都是些能干的厂长或农庄主席、自前线归来的士兵、坚守爱情和公民勇气的寡妇、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们,他们都是一些果敢、欢乐、时刻准备去创造劳动功勋的人。善良带着常有的磨难凯旋了:大型冶金企业以创纪录的高速度拔地而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工厂实习了半年后就赶超过了经验丰富的专家,车间超额完成了任务并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粮食每年秋天都会像金灿灿的河流一般流入集体农庄的谷仓。恶改邪归正了,或者被关进了监狱。作品中也不乏爱的激情,但都是十分理性的那种,小说开头就提到的接吻,直到书的最后几页才按照道具枪的原理吧嗒一声落在脸颊上。抛开题材不说,所有作品的文笔都很忧郁,句子精确但呆板乏味。甚至连那些印着拖拉机、收割机和矿工的小说封面,也都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样。

养育了戈罗莫夫的祖国,有能力让成千上万没有读者的作者出书。这些书摆在书店里,降价促销,直到只卖几戈比一本,然后被撤回仓库,再送往废品回收站,同时再继续出版无人问津的新书。

最后一次出版戈罗莫夫的书是在一九七七年,后来各出版社都换了新人,大家也都明白,戈罗莫夫这位老战士的文字垃圾虽然无害,可社会大众并不特别需要,尽管他们也并不反对这种文字垃圾的存在。戈罗莫夫到处得到的都是彬彬有礼的拒绝。这个国家一边欢庆着即将来临的自我毁灭,一边苦思冥想出毁灭者们的疯狂文学。

丧偶之后孤身一人的戈罗莫夫明白,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于是他悄然地死去了,十年之后,他曾为之歌功颂德的苏联也随他逝去了。

虽然戈罗莫夫的书总共发行了五十多万册,但只有个别的版本还奇迹般地散落在一些偏远村镇的图书馆、医院、孤残敬老院里,还有些被细绳打着十字捆着,和某些代表大会的材料以及列宁的多卷集挤在一起,在地下室里渐渐腐烂。

但是,却有一些人真正地欣赏戈罗莫夫。他们在全国四处搜寻,收集戈罗莫夫的遗作,而且为此不惜任何代价。

通常,戈罗莫夫作品的标题都是有关河流和草地的。而在戈罗莫夫的收藏者们中间,这些书拥有完全不同的名称,它们被称为“力量之书”、“权力之书”、“愤怒之书”、“忍耐之书”、“欢乐之书”、“记忆之书”、“意义之书”……

拉古多夫

瓦列里安·米哈伊洛维奇·拉古多夫毫无疑问是戈罗莫夫追随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拉古多夫出生在萨拉托夫的一个教师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从小他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一九四五年,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志愿参战,但还没等他上前线,就在四月得了肺炎,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后,五月,战争就结束了。对于拉古多夫来说,作为战士却还没来得及上战场,这件事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

一九四七年,拉古多夫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他先为一份外省报纸当了十二年记者,后于一九六五年受邀到一家文学杂志社,担任文艺评论部的主管。

拉古多夫的前任是由于放过了一本政治立场可疑的小说而

离职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解冻风刮了一阵就过去了,但书刊检查的边界却变得模糊了,如若咬文嚼字地研究,那么同样的文字既可以认为是富有新时代的精神,也可以说成是反苏的。结果,杂志和出版社都会遭到严厉的追究。因此,拉古多夫对摆在他桌子上的东西都格外小心。他一目十行地翻了翻戈罗莫夫的一部中篇,决定用一晚上时间把它弄完,就再不去理会了。他大致在头脑中给予了这本书以温和的评价——虽然这本描写高射炮兵的小说从艺术角度上看十分平庸,但政治上没问题,再说拉古多夫的良心也不允许他去批评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老兵。午夜时分,他把全书通读完了。勤奋的拉古多夫毫不怀疑他遵守了连续性的原则。他也没有放松警惕性,把书从第一行读到了最后一行,没有放过忧郁的景物描写段落,甚至是某段爱国主义的对白。这样,拉古多夫就又遵守了细致性的原则。

他读的是“欢乐之书”,书名叫《纳尔瓦》。由于想起了自己的前妻,拉古多夫陷入一种狂热欣喜的状态,他一夜没睡,一边自言自语道,虽然日常生活不得不向社会标准妥协,但他却产生了很多崇高的思想,比如如何为人类造福,他曾在生活中迷失,但现在一切都变得清晰了,他这么说着,不禁大声笑起来。清晨激情才消退,他冷淡地告知焦虑不安的妻子,说现在就透露自己的想法还为时过早。那天他无法去上班,心情十分沮丧,而那些关于社会和谐的想法他也没再提及。

拉古多夫所经历的欣喜虽然在内容方面与戈罗莫夫的小说情节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交汇,他也完全没有把夜里的事情同读这本书联系起来。但在心灵深处却留下了一道情感的疤痕,拉古多夫因此记住了这个姓戈罗莫夫的作家。

十八年后,拉古多夫在一个破败的火车站小卖店里看到了

戈罗莫夫的一部中篇小说。怀念起久远以前那个夜晚的幸福感,拉古多夫买了一本。经过多次降价后,这书卖五戈比一本,书也不厚,总共二百页,正好可以作为旅途中的消遣。

电气火车里的状况又一次促使拉古多夫遵守了那两个审查书籍的原则。和他同一车厢里还有几个喝多了酒的小青年儿,他们把所有乘客都搅得烦躁不安。不再年轻也不很强壮的拉古多夫决定,还是不要搭理这几个四肢发达的粗人为好。不过作为一个男子汉,他又为自己不能除暴安民感到羞愧,于是他就埋头看书,装出一副被阅读深深吸引的样子来。

这回拉古多夫看到的是“记忆之书”,即《寂静的草地》,这本书不久就让他昏昏欲睡了。这本书让拉古多夫产生了奇异的幻觉和不曾有过的记忆。对梦中生活那种破碎的柔情完全淹没了拉古多夫,那种崇高而纯洁的感动占据了他的身心,他竟然多愁善感地愣住了。

读完第二本戈罗莫夫的书后,拉古多夫的命运骤然改变了。他辞了职,和妻子离了婚,然后便消失得杳无音信了。三年后,拉古多夫才重现江湖,在他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团体,或者像他们自称的那样,是一家“图书馆”。正是这个名称,逐渐地在类似的各个组织中广泛流传开了。

第一批进入拉古多夫图书馆的人,都被他用来检验过“记忆之书”。起初,拉古多夫宁愿把这种神奇的功效与个人的状态联系起来。经验也证实,如果遵循读书的两个原则,那么书便能对任何人产生作用。心理医生阿尔杜尔·弗利兹曼成为拉古多夫最亲密的战友,因为拉古多夫最初几个月曾怀疑过自己的心理健康。

拉古多夫小心地选择那些从事平凡而清贫职业的人士——教师、工程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正是这群人被突如其来的变

革吓坏了,他们的精神也被压垮了。他猜想,这些被新时代贬损的知识分子看上去不擅长叛变和出卖,应该是很容易争取的可靠资源,更何况通过这些书籍,间接地也通过他拉古多夫,会在精神上安抚他们由来已久的阶级痛苦。

这个推测在很多方面都是错误的。戈罗莫夫的书籍完全改变了人的个性,谨慎小心的拉古多夫简直是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他新的志同道合者,而且,弗利兹曼也提供了很专业的帮助,他很有选择性地招募了一些人。

加入图书馆的人都对拉古多夫非常尊敬和忠诚,这很好解释,因为正是他瓦列里安·米哈伊洛维奇给这些绝望的、饱受贫困折磨的人找回了希望、生存的意义和因统一的思想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集体。

最初两年,拉古多夫主要吸收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知识分子,后来他发现,图书馆里显然缺乏强力。这时,弗利兹曼又帮了拉古多夫的大忙。他诊所的部分患者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精神受挫的人们。开始弗利兹曼负责治疗他们,后来他就把他们移交给了拉古多夫。到了一九九一年,图书馆里已经聚集了众多不愿背叛苏维埃誓言的时代落伍者。过去的军官们把知识分子们改造成为一个严谨的战斗组织,这个组织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侦查能力和安全保障。图书馆随时能够派遣出近百名战士。

当然,选拔体系也造成过混乱。出现了一些对圣书散布谣言的人。发生过几起萌芽状态的阴谋活动。但煽动策划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还发生过偷书事件。一个叫亚基莫夫的普通读者出卖了拉古多夫。他按等候次序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记忆之书”,结果他欺骗图书保管员,消失了。拉古多夫手中的书足够多,图书馆也

不会因此而无书可看,但这是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更何况这个叛徒竟然成功地隐匿了。

这次作案的得逞使其他读者也妄图步其后尘。但这些人都会被及时抓获了。为了巩固拉古多夫动摇的威信并警戒潜在的心怀不轨者,在图书馆全体成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后来的几个偷书贼被分尸处决了。

这次猖獗的盗窃事件后一年,人们偶然间发现了亚基莫夫。他潜藏在乌法。一支执法队立刻被派往当地,奉命消灭窃贼并夺回圣书。可令拉古多夫的战士们大为惊骇的是,他们发现这个亚基莫夫虽潜伏在乌法却没有虚度光阴,他竟组织起了自己的图书馆。

拉古多夫这支势单力薄的先遣队没有等到增援就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们言简意赅地直接对亚基莫夫宣布了解决方案——“决斗”。双方商定使用冷兵器,并选好了郊外一个偏僻的地点。

需要说明的是,亚基莫夫图书馆的读者们也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原则。那一夜双方打了个平手。这场流血冲突令交战双方都筋疲力尽,最终撤退了。

拉古多夫没敢进行一次新的讨伐。应该保护书库免遭近敌的侵袭,而不必把部队派往远方,为了挽回尊严而杀戮那些忠诚的读者。即便没有这件事情,图书馆周围也已经围满了无数具有侵略性的竞争者。

长期以来,拉古多夫认为,关于戈罗莫夫的知识全靠他图书馆的那些忠实成员来传播。他过分相信自己的选择能力了,竟然从未想到过,除他之外其他人也会有能力来独立地钻研这些书。他认为,那些在他拉古多夫理论上著书立说的人都是二等公民,都是不正派的小偷。但最终,当他不得不承认一切皆

有可能时,拉古多夫还是狠了狠心,开始同那些无师自通、独立悟出圣书奥秘的基层自发图书管理员开始了平等的交流。

随着信息的不断流失,理解戈罗莫夫的概率越来越大,在游离的读者周围形成了很多新组织,其实也无需剽窃,因为在八十年代末期,只要有强烈的愿望,弄到“记忆之书”是不难的。这其中的主力军不是叛徒,也不是散布流言飞语的人,而是那些元老级的第一批“圣徒”,在这个严谨而封闭的组织里,这些“圣徒”的名字早已在先贤祠中占据了一个身后位置。在这里需要提到这么几个人。

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舍普奇辛。他在印刷厂工作,并收集“记忆之书”。一次,由于被封面误导,他把他负责检查的戈罗莫夫的一本书当成侦探小说带回了家。他偶然地被半夜困在电梯里,手里拿着那本书,到清晨被电梯工解救出来时,他已经判若两人。天性敏感的舍普奇辛立刻领悟到,问题不在他身上,而在于那本神秘的书。他被这个秘密震惊了,于是辞去了工作,周游全国,成为了戈罗莫夫最狂热的宣传者之一。

舍普奇辛去世后就被彻底抹杀了,而且很可能就是那些曾经听他宣讲过圣书的新信徒们干的。他们认为,舍普奇辛积极的启蒙作用对于封闭的戈罗莫夫世界是十分危险的,于是就把他清洗掉了。

尤利安·奥列格维奇·多罗舍维奇。他在戒酒中心接受强制治疗时,因为没有酒喝简直闷得发疯,于是他就开始读书。在那个半监狱似的图书馆里只剩下些破烂儿,找不到一本稍微有点价值的书。但多亏了戒酒中心,多罗舍维奇才了解到了戈罗莫夫及其“忍耐之书”《银色洪流》。这本书赐予每个遭遇苦难的人以莫大的安慰,并让人与生活妥协。据说,这本书对于肉体的疼